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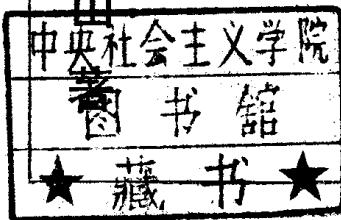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张岱年 程宜山 著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张岱年 程宜山



中国文化与文化论争

张岱年 程宜山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郊海淀路39号)

北京市丰台区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毫米32开 印张：13插页2
1990年7月第1版 1990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277 000 册数：1-5 000

*
ISBN 7-300-00804-6
1·54 定价：5.30元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编辑委员会

主编：张立文 周文柏

编委：（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汤群英 张立文

李力新 李甦平

沈大德 周文柏

唐合俭 秦桂英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序

文化，是当今人们普遍关注并展开论争的一个热点。

人类面对着由其“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所决定的文化环境。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又反过来制约着人类的行为。人类生存、发展的过程，同时就是创造文化、选择文化的过程。人类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地关心自己的生存与发展；作为个体的人，伴随着“自意识”的觉醒，也愈来愈关心自己的行为。因此，人们以空前的热诚来思考和探索文化问题。

我们正处在一个大变革的时代。20世纪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迅速地改变着人类的社会生活和生存方式；世界范围内的文化交流，冲开了民族壁垒，打破了人们封闭的心态和狭窄的视野；改革的潮流，在世界各地掀起；社会主义中国，正在进行着深刻、宏伟的改革实践，中华民族进入了伟大的振兴时代。社会的变革，不可避免地反映到文化问题上来。一方面，变革必然要求人们进行观念形态的转变，思维方式的转换，行为模式的转化，一句话，我们的时代要求有与改革相适应的新文化。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形成的过程中历史地产生出来、作为传统留存下来的文化，既有与改革相适应的成分，也有与改革相抵牾的因素。于是，便引发出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在这里，存在着文化

DQ48 / 17

的稳定性与可变性、继承与革新的辩证关系。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吸取与借鉴各国、各民族的有益的文化成分，建构现代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借以推进我们的改革、开放，加速实现我国的现代化，是伟大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

为了探究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追寻中国传统
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结合点，我们编辑出版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丛书的选题，或以宏观的视野，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沟通、冲突、结合，作纵向与横向的探索；或以微观的视角，从某个侧面例如人生成长、人际关系、两性关系、民族性格、民俗民风、婚姻家庭、人才开发、思维方式等等，来研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冲突与结合问题。

丛书力求联系现代化建设时期的社会实际，通过学术性的探讨，能在一定程度上回答现实生活所提出的问题。同时，也力求做到学术性、知识性与可读性的有机结合，使之适合于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广大读者阅读。

丛书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倡撰稿人大胆进行探索，提出自己的独到见解。

“人、文化、社会”是一个整体，我们每一个人都处在这个系统之中，文化无所不在，谁也离不开文化。我们期待广大读者，同我们一起来思考与探索文化问题。我们希望这套丛书得到你的喜爱，于你热诚地思索文化问题有所启迪！

“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编委会

1988年6月15日

序

1983年以来，国内出现了讨论文化问题的热潮，这是80年代学术思想界的一件大事。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在20年代至30年代曾经发生过，因抗日战争的爆发而停顿。现在又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这是值得高兴的。几年以来，我参加过几次文化讨论会和文化讲习班，发表过一些管见。在文化讨论中，同志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意见，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呈现出百家争鸣的景象。文化问题是非常复杂的，决非短时间所能解决，展开争鸣是十分必要的，同时我也感到还有对文化问题进行系统论述的必要。于是与程宜山同志共商，希望他执笔写一本系统论述文化问题的书。程宜山同志广泛考察了有关文化的历史资料，参阅了近年海内外关于文化的若干论著，对于有关文化的具体问题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具体分析，写成12章：分析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结构，中国的传统哲学、科学、艺术，中国传统文化的严重缺陷，以及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最后说明了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造论”。我看了以后又略加修订，成为这样一本书。程宜山同志同意我关于文化问题的基本观点，并作了若干必要的补充，对于一些观点作出了比较详细的论证；当然也还没有穷尽关于文化的理论问题和历史情况，也还仅仅是

提纲挈领的系统论述而已。

程宜山同志在论述之中有时提出了对于部分时贤言论的商榷意见。我们认为，百家争鸣是促进学术发展的唯一正确方针。既云争鸣，当然要有所争，要有所鸣。这里所涉及的论者，大都各有所见，我们提出一些商榷的意见，并不减少我们对于这些论者的尊敬。我们力求正确理解论者的原意，但仍有可能有误解之处，还请原谅！

承张立文、周文柏同志将此书列入《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丛书，谨表示衷心的谢意！

1988年9月 张岱年序于北京大学

目 录

序	(I)
导论：我们的文化观	(1)
一 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	(1)
二 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	(3)
三 文化发展有客观自在的规律	(6)
四 文化具有时代性和民族性	(11)
五 文化研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	(15)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其演变	(17)
一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	(17)
二 析中国文化“主静”论	(23)
三 动静之辩和文化发展、历史进步	(38)
四 刚健自强精神在近现代	(44)
第二章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上）	(51)
一 天人合一与征服自然	(51)
二 家族本位与个人本位	(66)
三 协和万邦与征服世界	(76)
第三章 中西文化的基本差异（下）	(89)
一 和谐与斗争	(89)
二 析中西文化方向不同论	(93)
三 析文化有古今无中外论	(115)
第四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体系结构和类型	(128)

一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系列相反相成	(128)
二	儒家文化的结构	(143)
三	中国封建社会与儒家文化	(149)
四	中国传统文化的类型	(159)
第五章	中国文化的发展演变	(165)
一	华夏文化的诞生和初始特点	(165)
二	殷周之际的文化变迁	(167)
三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	(170)
四	中国传统文化的演变	(176)
五	中国传统文化与近现代文化	(182)
第六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哲学	(190)
一	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结构	(190)
二	“天地一体”、“变化日新”的世界观	(193)
三	以和谐为最高价值原则的价值观	(205)
四	重和谐、重整体、重直觉、重关系、重实用的思维方式	(216)
第七章	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成就	(231)
一	世界文化史上的一个高峰	(231)
二	独树一帜的理性主义和人文精神	(233)
三	开近代文明先河的科学技术	(242)
四	丰富多彩的文学艺术	(249)
五	耐人寻味的政治智慧	(261)
第八章	中国传统的文化严重缺陷、消极因素和不良倾向	(271)
一	领先与落后的反思	(271)
二	中国传统文化的两大缺陷	(275)
三	农业社会、封建制度下的“国民积习”	(290)
四	俗文化中的迷信成分和庸俗心习	(295)

五	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冲突	(302)
第九章	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上）	(305)
一	“会通以求超胜”论	(306)
二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314)
三	“西学中源”说与中西文化调和论	(332)
第十章	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中）	(341)
一	“东方文化”论	(342)
二	“全盘西化”论	(351)
三	“中国本位文化”论	(359)
四	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366)
第十一章	16世纪以来的文化论争（下）	(377)
一	最新一轮文化论争的兴起	(377)
二	“儒学复兴”论	(378)
三	“全盘西化”论	(384)
四	“西体中用”论	(385)
第十二章	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造论	(390)
一	从“会通以求超胜”到“综合创造”论	(390)
二	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的指导	(393)
三	坚持社会主义的原则	(396)
四	弘扬民族主体精神	(399)
五	走中西文化融合之路	(401)
六	创造性的综合和综合中的创造	(402)

导论 我们的文化观

本书的主旨，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分析和对16世纪以来历次文化论争的评述的基础上，提出我们的文化主张——综合创造论。

一 文化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

在世界文化研究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场关于Culture和Civilisation的词义之争。前者通译为文化，后者通译为文明。法、英、美社会学家在指称文化时，常常使用Civilisation这个词，德国历史哲学家则常常使用Culture这个词。这个似乎纯粹是咬文嚼字的争论，体现了西方文化研究中起支配作用的两种对立传统：实证的社会学传统和思辨的历史哲学传统。或者说，英、美传统和德国传统。英、美传统的文化研究者将文化理解为既定事实的各种形态的总和，即将文化视为人类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而德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者则将文化理解为一种以生命或生活为本位的活的东西，或者说，生活的样态。在德国传统的文化研究者看来，文化的形态化、制度化、模式化正意味着文化的死亡，因此他们有文化是活着的文明、文明是死了的文化之类的观点。西方文化研究的这两种传统，对我国文化研究者都有相

当深刻的影响。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传统各有所见，亦各有所蔽。文化总是既作为人类在人本身的自然及外部自然的基础上、在社会活动中创造并保存的内容之总和而存在，又总是作为一种活生生的创造活动而演化。文化是人类在处理人和世界关系中所采取的精神活动与实践活动的方式及其所创造出来的物质和精神成果的总和，是活动方式与活动成果的辩证统一。因此，文化研究既需要面对既成事实，又不能把这既成事实看成僵死的、凝固的、不动的东西，而应当在对这些既成事实的好学深思之中，把握其精神，把握其中律动的脉搏和活的灵魂。须知，活动方式和活动成果作为文化的两个方面，总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并在相互作用中一起演进的。离开了对既成事实的科学的观察分析，会堕入否认理性和科学方法的反理性主义和唯心主义；而离开了对文明的活的灵魂和律动的脉搏的把握，会见物不见人，对流变中的文化创造状态视而不见，陷入形而上学。因此，我们应当把对文化已成形态的研究和文化已成形态中活的灵魂的研究辩证地统一起来。

既重视文化已成形态、又重视其中律动的脉搏和活的灵魂，这种方法本质上就是唯物的辩证的方法。马克思指出：

“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又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① 批判旧世界，就是重视已成形态的研究；发现新世界，首先就要致力于发现这个已成形态中律动的脉搏和否定的因而也是代表未来的因

① 《摘自〈德法年鉴〉的书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素。马克思又指出：“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死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①在这个意义上，把文化理解为一个流变的过程要比把文化理解为某种既成的事物的总和更正确。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是“文治与教化”的意思。西汉的刘向说：“凡武之光，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②晋束皙说：“文化内辑，武功外悠。”^③这里的“教化”之义颇值得吟味。从过程的意义上看，文化不仅是一种在人本身自然和身外自然的基础上不断创造的过程，而且是一种对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不断加以改造、使人不断从动物状态中提升出来的过程。在这个无限的过程中，作为基础的人本身的自然和身外自然也在不断地得到改造。从人类社会活动所创造的成果的意义上，文化是文，还不是文化。只有考虑到这些成果同时还意味对人自身的改造，才是文化。

二 文化是一个动态系统

今天人们一般都承认，文化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

① 《〈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② 《说苑·指武》。

③ 《文选·补亡诗·由仪》。

内容的统一的体系，或者说是许多要素形成的有一定结构的系统。基于此，结构分析的方法颇为风行，各种各样的结构模式纷至沓来，目不暇接。这种观点和方法不是依据于个别的、零散的事实，而是将事实整理为彼此关联的诸要素，在诸要素的相互作用基础上建立一个自身完备的结构总体，显然具有合理性。任何在一定时限内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系统都有自己的稳定机制，在这一定的时限内，时间的因素为研究的方便可以忽略掉，亦即在一定的条件之下可以采取“共时态”的研究方法。但文化结构本质上是一种耗散结构，文化系统是一个动态系统。如果我们忘记了“共时态”研究方法的有条件性，否认文化系统稳定的相对性，把结构分析方法变成一种静态的方法，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重新陷入英、美传统那样的形而上学思维，即把文化系统仅仅看成既成事实的各种形态的总和。

文化有着复杂的内容，包括哲学、宗教、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风俗等，是一个包含多层次、多方面内容的统一的体系。在我们看来，文化主要包含三个层次：第一层是思想、意识、观念等等。思想意识中最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价值观念，一是思维方式。第二层是文物，即表现文化的实物，它既包括象哲学家的著作、文艺家的文学艺术作品一类的“物”，也包括科学技术物化形态的“物”即人工改造过的物质。第三层是制度、风俗，是思想观点凝结而成的条例、规矩等。在我们看来，文化按其所面对的问题可分为三个方面，即人和自然关系的方面，人和人关系的方面，以及人自身的方面——如灵与肉、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方面。科学、技术、政治、法律、文学、艺术等等按

其内容的侧重分别属于这三个方面，而哲学、宗教则处于核心的地位。

任何文化系统都包含若干要素，可称为文化要素。文化要素和系统之间的关系有种种复杂的情况，其中有两种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文化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文化系统。前者意味着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一些文化要素间，具有不可离的关系，例如中国殷周时代的分封制、井田制、贵族制，就具有“三者相扶以行，孤行则蹶”^①的不可离关系，它们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并与原系统同终始。后者意味着一个文化系统所包含的一些文化要素之间，具有可离的关系。例如科学和宗教、艺术、风俗是可离的。文化要素之间除了上述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外，还有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例如，道德教育和法律制度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而君主专制、封建道德与近代科学的发展是不相容的。

认识到文化要素之间的相容与不相容、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十分重要，是我们把文化当作一个动态系统来把握的关键。

同一个文化系统中，既有相容并且不可离的许多要素，它们之间的相辅相成、相互补充，是这个文化系统保持相对稳定不变的机制，它们稳定的联系即是这个文化系统的结构；同一个文化系统中，也有不相容或者可离的许多要素，前者隐伏着导致系统崩溃的契机，后者则可以成为代之而起的新系统的要素。这也就是说，在时间上相继而起的两个不

① 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

同的文化系统之间，既有一个取代另一个的关系，又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因为有一个继承另一个的关系，所以二者之间包含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

在空间上并存的不同文化系统包含一些共同的文化要素，也各自包含一些不同的文化要素。前者表现了文化的普遍性，后者表现了文化的特殊性。这些不同文化系统的要素之间，也存在可离与不可离的关系、相容与不相容的关系。这既是它们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根据，也是它们可以互相吸收相互融合的根据。

三 文化发展有客观自在的规律

文化对象究竟是不是独立于研究主体的客观存在？文化发展有没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自在的规律？文化研究者能不能够达到对文化对象的正确理解？文化研究和文化发展本身的关系如何？这些看来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却始终困扰着世界上的文化研究者，在当前国内一些文化研究的著作中，也可以看到这些问题并未彻底解决的蛛丝马迹。在我们看来，在一般原则上回答这些问题并不困难。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者，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肯定文化对象是独立于研究主体的客观存在，文化发展有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转移的客观自在的规律。正因于此，我们才把文化发展视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我们也肯定，文化研究者能够达到文化对象的正确理解，我们的文化研究，正是要在这种正确理解的基础上，决定对文化遗产的弃取，同时要在这种正确理解的基础上把握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以指导我们创